



神  
龍  
女



# 神雕·狂丐 (下)

梦 龙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年·沈阳

神雕·狂丐

Shendiao Kuanggai

梦龙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454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2 1/2

印数：1—29,300

1991年7月第1版

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：杨爱群

题 字：栾振云

封面设计：贾 明

责任校对：梦 云

---

ISBN 7-5313-0462-7/I·436

定价：11.0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回  | 身陷侯府   | 1   |
| 第十四回  | 险恶江湖   | 30  |
| 第十五回  | 情 魔    | 61  |
| 第十六回  | 一双怨女   | 90  |
| 第十七回  | 丐帮南支帮主 | 120 |
| 第十八回  | 官逼民反   | 150 |
| 第十九回  | 烽烟满齐鲁  | 178 |
| 第二十回  | 安远侯    | 210 |
| 第二十一回 | 乌云压危城  | 235 |
| 第二十二回 | 白莲喋血   | 264 |
| 第二十三回 | 作茧自缚   | 289 |
| 第二十四回 | 永乐之死   | 315 |

## 第十三回 身陷侯府

“报仇，报仇！”胡啸云心神震动，

“皇甫煜为了报仇，不惧和武林泰山北斗般的人物拼命！”

“又因为报不了仇，宁可跳崖自戕。”

“可是我呢……”

胡啸云趁张剑平和皇甫煜去鹰角崖比武的空儿，隐约向静尘神尼提及家仇。见她面呈难色，也不多说。

及至昆仑派众因皇甫煜自戕而震动，纷纷准备四下寻找进入雪峰绝谷途径的时候，胡啸云已付出欲借昆仑派之力为己复仇，实在没有指望。他趁众人四出之机，不辞而别。

此刻，他正绕过一座山脚，忽听身后一声娇唤：“胡大哥，你这是上哪儿？”

胡啸云一怔，回头看时，见是张倩。问道：

“你不是随师伯他们去找皇甫煜吗，怎么又来这儿？”

“我才不找他，找到了也是个死鬼。”张倩娇靥如轮，笑道：“我只找你！”

“你来了也好。实在抱歉，我走的匆忙，不曾向师祖、师伯们告辞。便烦你转告一下。”

“你这么急着走干吗，昆仑山不好玩吗？”

“我还有事要办，实在耽搁不得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她顿了一下，脸上闪过诡谲的笑：

“你想告辞，自己回去，我是不去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？我只想和你一起去中原走走。”

“这，这怎么行？江湖险恶，你一个女孩儿家，颇多不便。”

“你的原意是说男女有别，一路同行不便吧！”她“格格”笑了起来：“你尽管放心。我只远远跟在你后面，不和你同行，也不耽误你办事。”

“这……”他迟疑了一会，说：“我是去找白眉神鹰裴老前辈的，走的都是些高山大川……”

“我在昆仑山长大，最喜欢的就是高山大川了。”她似娇似嗔地接着说道：“好了。你不让我跟在后面，我在你前面走便是。”

说完话，当真向前紧走几步，却又停下，只是没转过身来。

胡啸云心里不禁苦笑，知道甩不开她纠缠，索性跟了上去。

两人边说闲话边走。

迎面一座山坳。走出不远，忽地天色转暗。仰首见两边雪峰，似要紧合相抱；冰雪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灰朦朦的

光。

忽听得“轰隆隆”一阵巨响。

胡啸云吃了一惊，仰头看时，一块磨盘大小的巨石由上面飞坠下来。山道狭窄，无从闪避。他唯恐伤了张倩，奋起神力，双臂一托，“嗨”地一声，将那巨石向后一掷。又一阵轰隆声响，巨石抛落道边。

但听“轰隆隆”连响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山谷为之震鸣。

张倩惊叫道：“快走！”拉了胡啸云衣袖，沿陡壁向上掠去；胡啸云不明内理，却也情不自禁，奋力向上。

拔起十余丈高，山坡间有个洞穴。张倩不由分说，扯了胡啸云，一头钻进。

“轰隆隆”声响不绝于耳，宛如天崩地裂。突然间，就象乌云遮住天空。狂风骤起，眼前白蒙蒙的一片，无数巨大雪团、冰块在狂风中呼啸坠下。

狂风挟着雪片、冰渣直往山洞里钻，扑在他二人身上，冰冷侵肌蚀肤。

张倩大声叫道：“胡大哥，这是雪崩！”

胡啸云没听清。他被这大自然的神奇威力震懵了。

他二人遇上的只是一次极轻微的雪崩。因那巨石坠下，冰雪受到震动、进而解体崩溃而成。

但也持续了一盏茶功夫。

又过了片刻，大自然恢复了平静，四下静谧无声。

胡啸云这时才发现张倩握着他的手，很紧、很紧。

是害怕？还是……

“张姑娘，咱们走吧。”说着话，挣脱了她的手。

张倩一怔，顷刻浮上笑靥：“胡大哥，别这么张姑娘、张姑娘地叫，怪生份的。哥哥、姐姐都叫我小倩，你也照着叫吧。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也叫你小倩。”

两人走出山洞。面前景色令人吃惊。

但见整个山坳积满冰雪，其高已近足下。望去白茫茫一片，不着边际。哪里还有通道。

“张姑娘……”

“怎么还这么叫？”

“对了，小倩。多谢你拉我上来。否则，只怕我已被埋在雪里。”

“客气什么。你没在雪峰下住过，哪里晓得厉害。这得记住，雪峰下行走，但有风吹草动、千万快向高处跑，稍慢一点，便会被埋在雪里，纵使你武功再好，也逃不了命的。”

“是啊，这和山谷里遇上洪水大同小异。只不过雪崩是由头顶打下来，更加凶险……”

忽听一阵“磔磔”怪笑。尖利、刺耳，如在面前。

侧身看时，前面十余丈外的一块巨石上，并肩站了三个怪人，正冲着这边指点怪笑。

是大头鬼王曹炳元和他的两个大弟子：黑无常尚永瑞、白无常尚少瑞。

曹炳元在瞿昙寺吃了亏，便想报复。他算定时启超、胡啸云等人不会在寺内久住，远远避了两天。果然得知他八人离去，正想率众去血洗瞿昙寺，忽报安远侯柳升率大军赶



来，只得悻悻离开。

曹炳元一口怒气咽不下，叫夏侯云、洪雪娇率众返回瓦刺、向玛哈木禀报，自己带了尚氏兄弟来昆仑山下游戈。希图伺机杀几个昆仑派弟子解恨。

不期正巧遇上胡啸云和张倩。

他知道胡啸云武功超卓，只图省事，在峰腰撬动一块巨石，想轻易砸死他二人，没料到事未成就，引起一场雪崩。

见胡啸云、张倩逃过劫难，才现身劫杀。

“小贼，冤家路窄，今天看你哪儿走！”

曹炳元纵身疾扑过来，五指如钩，向胡啸云劈面抓下。爪未到，风先至，先声夺人。

胡啸云身无兵刃，见他来势凶猛，知道玄阴掌厉害，闪身避开。

张倩抽出长剑递过：“胡大哥，给你剑！”

“你还要用！”胡啸云移形换位，又躲过敌人凌厉一击。

“我不怕那两个小鬼。”张倩硬生生递过剑柄。

胡啸云长剑在手，施展开南天剑法。“紫气东来”、“沧海凝波”，霎时身周便是一片剑林，剑气激荡、罡风呼啸。他已经和曹炳元交过两次手，晓得厉害。不仓促进攻，先求自保。

曹炳元一身金刚横练功夫，自然不怕对方寻常钢剑。怎奈胡啸云于剑招之中揉进瑜伽功夫，身法疾如风鸟，滑若游鱼，肢体又可任意扭曲，往往于间不容发的一瞬避开对方攻击，而每招攻出，剑锋所指都是敌人背心命门穴。曹炳元虽

武功极高，也不敢不认真对付。

两人在冰雪地上攻合拼斗，转眼拆了二十几招。

曹炳元功力深厚，渐占上风，胡啸云忙得头上见汗。

此刻，张倩亦已和尚氏兄弟交了手。

尚永瑞一根哭丧棒上下翻飞，搅起声声尖啸；尚少瑞索命牌直劈横扫，尤其凌厉。

张倩若有长剑在手，自当别论。而今手无兵寸铁，只得施展小巧功夫、仗着身法迅捷，穿花蝴蝶般地游走于棒林、牌影之间。一时有惊无险，若想反攻、确实万难。

正在这时，远远传来一声清啸。

啸声高亢浑厚、在山谷峰壑间回荡鸣响。声犹未荡，一条人影箭矢般地疾射过来。眨眼站在场外。

交战双方惊喜各异。

“倩儿，你退一下，让父亲收拾他俩。”

“我不。胡大哥那个对头厉害，你去打他！”

来的是追风无影张剑平。

但见他微微一笑，又摇了摇头，闪身欺近另一战团。

曹炳元没见过张剑平，见他气宇轩昂，又听过他中气充沛的长啸，情知来者不善。但他一向自恃武功，也不甚在意，仍旧双掌翻飞、强攻不已。

胡啸云见张剑平赶到，心中有底，不由松懈。忽见曹炳元一旋身间、左掌匪夷所思地由右肘下穿出，快逾闪电，“呼”的一声击到胸前，一股阴寒掌力直迫肺腑。吃了一惊，正要挥掌招架……

忽觉一股罡力直逼左肩，抵抗不住，身躯平飞出去足有

两丈。拿桩站稳，潜提内力，竟然略无妨碍。

但听“蓬”的一声响亮，不啻平地一声闷雷——双掌相交，罡气激荡。

曹炳元脚下不稳，退了两步；张剑平却若无事、纹丝不动。

曹炳元喝道：“你接我掌力，便中玄阴掌毒，已难免一死！”他说话时觉得手臂酸痛，实在有些色厉内荏。

张剑平道：“在下只知混元一炁功，不知玄阴掌。来、来、来，再接我一招。”

一记寻常“雪拥蓝关”，掌风挟啸，“呼”的推出。

曹炳元虽然已知对方掌力浑厚，却自恃玄阴掌功，并不把敌招放在心上。潜运玄功、拼力迎上。

“蓬”然巨响，山谷震荡。

曹炳元拿桩不住，“咚咚咚”一连退了三步，晃了几晃，站稳身形。却觉气血翻涌，头脑发胀，手臂震痛，象是骨骼已然断裂。登时大惊失色。

这是他出道以来所受到的最大打击。

这种感觉从来也不曾有过。

便是当年在南京城外的栖霞山麓被九头神丐胡永年打伤，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。

又听张剑平叫道：“果然好功夫，再接我一掌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一股罡力又涌过来，足具雷霆万钧之势，四周空气为之鸣响。

张剑平生性恭谨，从不仗技凌人。只是刚才与皇甫煜试剑，自己一再相让；其人却不服输，落败之后居然跳崖自

戕。他憋了一肚子火——此刻正好拿曹炳元发泄。故而他出手间使了全力。

曹炳元生性桀骜不驯。虎吼一声，挥掌迎上。岂知，刚一发功，便觉眼花；忙用双掌，却仍接偏。

“蓬蓬”两响。

曹炳元左掌接下对方一半掌力；另一半击中左胸。他“咚……”一连退了几步，终究再难站稳。“咕咚”一声，跌坐地上。喉咙发甜、一股血箭喷出。

但凡练邪派武功，进境都快，却均有两个致命弱点。

其一是练到极高境界，便易走火入魔。轻者武功自废、变成寻常人；重者魔火烧心而亡。

曹炳元的师父——狼山双魔便是双双走火入魔死的。

其二是禁不住极重内伤，更吐不得血；但一吐血，全身武功瞬间便失。

曹炳元比别人更知道自己处境，一时万念俱灰。他重重叹了口气，暗道：“也罢！”倏地扬起右掌，向自己面门拍下。

却见人影电闪而至。曹炳元手腕被人扣住。

是张剑平。

他久闻阴山三怪名头，更知曹炳元一身武功来之不易。他若一死，亦恐玄阴掌、四象归元两门功夫再无传人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不用你管！”曹炳元想挣脱、却又无力。

“其实，你败在昆仑派张剑平手里也不算丢人。我帮你调息几个时辰，料无妨碍。”

“滚开？我一生不曾饶人，也不用你饶我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声惨嚎传来。

张剑平侧身看时，见胡啸云拿的剑已握张倩手里，剑锋由尚少瑞咽喉入，颈后出；张倩摆成的进攻架式，正是那招“玉树惊风”。

而胡啸云正施展着一式大力金刚手的招数，左手抓了尚永瑞哭丧棒柄；右手并指如戟，以指代剑，戳向尚永瑞咽喉！

眼见尚永瑞也将没命。

“住手！”张剑平大声喝道。

胡啸云一怔，硬生生收住招式，只右手未松；左手亦仍双指抵住尚永瑞下颌。尚少瑞情知将死，已不再挣扎，闭目等死。

两人止住，便似木雕泥塑。

张剑平纵身过来，正待说话，却听身后一声悲嚎；曹炳元头下脚上纵身扑下山坡，一头扎进雪里不见。

张剑平心里一阵怅然。

又听张倩叫道：“师父、兄弟都死了，你还活着干啥！”

“扑”的一声，长剑刺入尚永瑞小腹，剑尖由背后露出。

尚永瑞惨哼一声，身躯颓然而倒，污血从伤口如泉涌出。

“小倩，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，又是我错了吗，我的好爹爹，若不是你赶来，只怕我俩早就死在他们手里——那时我就不会办错事

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跋山涉水，两人一路东行。言谈说笑，确也颇不寂寞。

风陵渡口，再次渡过黄河。

这一天，两人在洪洞县北门内的兴隆客栈住下。

饭后饮茶。

忽听张情说道：“胡大哥，安远侯府的那位柳大小姐想是对你很好了。你一路往北，是不是去看她？”

“不，我不能见她。”

“为什么，她不也是你大师伯的女儿吗？”

“不错。但是家母临终只命我去见白眉神鹰裴老前辈。这其中不会没有原因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白眉神鹰裴政原是你外公征北大将军麾下的战将，两人情同手足。你外公无辜被害，裴政也是极恨朝廷的。”

“你怎么全都知道？”

张情“咯咯”一笑：“我还知道许多。当今皇上也忌禅他。皇上差安远侯柳升坐镇北京时曾密令柳升伺机剿除裴政。裴政对柳升有救命之恩；柳升暗中通知会，他才悄悄从黄岗梁遁走。”

“你是听谁说的？”胡啸云不胜惊讶。

“我不告诉你。”张情嫣然一笑：“昆仑派数百人手可不都是白吃饭的——但凡祖母知道的，我总会知道。”

“这倒确实。”

“我还知道你 and 朝廷有几代冤仇。你找白眉神鹰说不定

就是为了这事。”

胡啸云心情沉重，怨怨说道：“也不尽然。只是我父、母的两辈先人都对朱家朝廷有功，竟被无辜杀害。朱家也该为这事流些血！”

“你想报仇？这可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家父已经嘱咐我，叫我设法阻止你报仇。”

“你是说这仇不该报吗？”

“该是该的，却不能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起来了。过长安时，听见两个官差谈论皇上御驾亲征什么的，别是你想路上劫杀他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皇上身边高手如云，你靠不近他身边——我不让你去。”说着话，“呼”地站起身来，扯住胡啸云衣袖，就象他即刻要走一般。

胡啸云沉吟片刻，忽地笑道：“看你吓的。我几时说过要去劫杀皇上了？还不都是你自己乱猜。”

张倩松开手，也“格格”笑起来：“你当真不去就好。”

“天已不早，你回房去睡觉吧。”

“我这就走。可不许你乱想报仇的事。”

胡啸云浮想联翩，辗转难寐。

忽听远处屋脊上传来“沙沙”声响——是武林中人穿房越屋的声音。胡啸云也没在意。那声音在他屋脊上停下，接着“笃笃”几下敲击窗格声。

胡啸云轻轻打开后窗，一个“燕子穿帘”，“嗖”地飞出，身躯凌空一折，翻上屋顶。

来人也忒警觉，竟已免起鹤落、疾掠而去。

“什么人！”胡啸云满腹狐疑、纵身追上。

两条人影，一前一后，宛若过眼烟尘，“嗖嗖”向城外掠去。转眼间奔出十数里路。

眼见追上，四下无人，胡啸云叫道：“什么人，站住！”

眼前一座山峰。月光影里，松柏参天。一条溪水涓涓流淌，水影中一轮皎洁明月。

那人停下，倏地转过身来，伸手扯去面罩。

是柳月娟。

“你……”胡啸云万没料到柳月娟会在这儿出现，心里一怔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怎么，时日不多，竟把我忘了——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。”

“柳小姐，窃走贵府紫电剑的确实不是在下。”

“我早知道。我找的不是紫电剑，而是你胡啸云！”柳月娟淡淡一笑：“你当我还分不清你和皇甫煜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数里之外我也能把你们两个分辨无误。”

“实不知柳小姐找在下有何事？”

“你是装傻。你以为堂堂侯门千金小姐是可以随便和寻常男人说话的吗？”



“小姐说的是。在下一介江湖草莽，实在不配和小姐说话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要走。

“站住！”柳月娟娇斥似嗔；“你故意气我。告诉你，我早知道你是谁了。以父辈相论，咱俩该算是师兄妹吧——你不承认？”

“小姐说的未免有些牵强。”

“你别再小姐、小姐地叫，我不要听！”

“小姐侯门千金，在下又怎敢不称为小姐。”

“你，你该叫我……叫我‘姐妹’！”

柳月娟说话声音已变，如泣似嗔。

胡啸云不禁心软，刹那间萌生一股温情。

但这温情也只是一瞬。

他稳了稳心神，冷冷说道：

“柳小姐这番盛情，在下愧领了；怎奈在下绝不敢高攀。”

“你说的轻松。但凡女子都知贞洁，何况我侯门之女？璩珠山麓，你、你我那……那次肌肤之亲，已……”

“这件事是在下的罪过。欠小姐的债，在下一生难偿。”

“也不用你偿。家父听我主意，已决定招你入赘为婿。”

“在下难遂小姐之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下不敢高攀。”

“不算你高攀；只当我低嫁就是。我可以传谕江湖武林：柳月娟自甘下贱，下嫁江湖草莽胡啸云——你总该满意了吧！”